

引玉集



D. MITROKHIN, A. KRAV-
CHENKO, N. PISKAREV,
V. FAVORSKY, P. PAV-
LINOV, A. GONCHAR-
ROV, M. PIKOV, S. MO-
CHAROV, L. KHIZHIN-
SKY, N. ALEKSEEV, S.

POZHARSKY 木刻 59 幅



IV

魚色遠偏

上海出版公司印行







引玉集



上海出版公司印行





3 0537 5155 2

代 序

蘇聯的版畫藝術承受了很多的革命以前的遺產。革命前的二十五年之間，版畫界的最偉大的老前輩，是渥思德羅烏摩華—列培台華（A. Ostroumova-Lebedeva）。她的作品在革命後并未發生變動，也沒有什麼新傾向。但她的創作裏，集中了資產階級藝術所能給與的一切寶貴的成分。她那嚴肅的，完全是回憶的唯美主義的，然而綜合的樂生的風格，的確是革命前版畫之中的最好一部分的代表。後來出名的庫普列雅諾夫（Kupreyanov）是她的學生；而法復爾斯基對她也很稱讚。

革命前的版畫，——“藝術世界”的轉變在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就開始了。這一時期的版畫裏，契訶寧（S. Chekhonin）很起了一些作用。他在革命後就左傾了。但他的作風其實還帶着許多頹廢的，唯美的裝飾主義的成分（例如盧那察爾斯基的“浮士德與城”的插畫等）。“藝術世界”的回憶主義（retrospectism）和唯美主義在革命期間已經喪失了自己的社會基礎。雖然到了新經濟政策的開始時，有一種“藝術世界”派復活的嘗試，然而，並沒有得到什麼積極的結果。只是作風上顯然起了變動：舊時的學院主義衰落了，新起的作風是情慾的印象主義。明白的線條主義消逝了，只剩下寫意的佈景主義的風景畫和人影畫。這種佈景主義的，極端風格化的風景畫到處占着第一等的地位。倘是書籍的插畫，那麼，插畫的精神間，和那書的實在內容大半是分離的，而僅有一點讀者的

主觀的聯想。有時簡直沒有表現性。這種作風的最顯明的代表是密德羅辛 (D. Mitrokhin)。

更其深刻的對於“藝術世界”派的革新，是克拉甫兼珂 (A. Kravchenko)。從“藝術世界”派所遺傳下來的，只剩得一點藝術形象的整個結構上的主觀情緒主義和唯美的性質。但情緒性的發展達到了極尖銳的程度，而成了傳奇的羅曼主義。克拉甫兼珂的早期的作品，雖然是回憶主義的，表現着主觀的幻想和強烈的修飾，然而常常很有力的反映着革命初期的羅曼諦克。可惜的是，這種羅曼諦克不能極迅速的克服，在那作品裏，新的現實主義至今還往往受着這種羅曼的幻想成分的牽累。他的最好的東西還是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的，那時他自己的情緒的唯美主義表現到了極精妙的細膩的頂點(例如珂羅連珂的“盲樂人”的插畫)。現在，他正在轉向新的作風，而還沒有成熟。

宇宙觀方面的深刻的改變是必須的，否則，藝術方法的轉變總不能十分發展到相當的程度。例如真正放棄“藝術世界”派的，法里列耶夫 (Falileev) 式風格的尼文斯基 (I. Nivinsky) 就不同了。他能將個別的各种各樣的事物，很好的在情緒的聯想裏配合起來，這種配像 (Photomontage) 的表現是很新穎的，例如“亞茲煤油”(1930)。

畢斯凱來夫 (N. Piskarev) 也經過這樣的轉變。他最初也是學着“藝術世界”派。他那盧那察爾斯基的“解放了的董·吉訶德”的插畫，就充滿着風格化的象徵主義，雖然這種象徵主義是很熱情的。此後，“藝術世界”派作風裏的那種佈景主義，在畢斯凱來夫的作品上就完全消滅了。但是，主觀的唯美主義的風格化和豐富的象徵，却仍然保存着，例如

“鐵流”的插畫，就表示着這種象徵主義和濃烈的表現性的互相羈和。然而，他的缺點始終是“靜止性”，小說之中的強烈的戲劇性對於畢斯凱來夫好像是不相關的，他只在用抒情詩的興奮來傳達田園風景的這一面。

和“藝術世界”派正相反的，是各種各式的左派。

新的左派和“藝術世界”派的共同點，只在他們互相聯合着反對革命前藝術之中的保守派，別的方面，幾乎是絕對相反的。

但是，形式上的左傾，並不會保證“左派”藝術家的革命性。一切形式主義上的左派（從立方主義到構成主義）和革命的真實的內容的分歧，很快的暴露了出來：最初蘇俄教育人民委員會方面由“左派”當權，不免“欺騙”了一些“非形式主義左派”，而後來的反響——却是“藝術世界”派的復活（1921—23）。這些“新左派”的作品中，只有斯台倫培克（Sternberg）的石刻版畫和列培台夫（V. Lebedev）的“洗衣工人”還值得認真的留意。但立方主義等等不過是這些藝術家的過渡的技術上的練習，他們都迅速的走到現實主義了（例如S. Gerasimov和N. Chernyshev）。

列培台夫，馬亞珂夫斯基（V. Mayakovsky）的宣傳畫和法復爾斯基（V. Favorsky）的木刻版畫，才真正對於革命前藝術作風的餘波給了致命的打擊。

法復爾斯基的作風已經形成了一大派別——蘇維埃版畫的主要派別。

法復爾斯基的“新主義”在於將重心從旁觀移到行動，從消極的印象移到現實的揭發，從主觀的唯美主義移到具體的表現力。這真正的蘇維

埃及版畫，自然也是在鬭爭的過程之中，逐漸形成的。就是法復爾斯基自己也經過好些階段的發展：他曾偏向過抽象的合理主義。這種抽象的合理主義以及舊派藝術的主觀唯美主義的情緒，或是公式的消極靜止的記錄事實的作風——許多版畫家都曾經努力的克服過。現在只剩下少數版畫家還沒有“取消”這種陳舊的作法和立場。他的作品很多，而十五年以來，最好的版本是“科隆納的小屋”，“革命的年代”，“遠東特別軍中的勃留赫爾”，以及果戈理 (N. Gogol) 的小說“斯朋加”的插圖等。不是回憶主義，也不是考古主義和印象主義，而是深刻的表現時代或是書籍內容的一切最精細的特點。

保夫理諾夫 (P. Pavlinov) 是和法復爾斯基接近的。但他在革命初期的作品，恰好代表着革命前的智識分子的動搖和追求。新起的青年——在蘇聯美術學院裏學習出來的版畫家，却大半是在法復爾斯基的直接影響之下。法復爾斯基派中已經有許多很著名的有才能的青年版畫家，他們在學習院裏的練習作品就有些很有價值的（例如克拉甫佐夫——Kra-vzov 的“老人”，弗拉謨——Eram 的“克龍斯達叛變的克服”等）。近年以來，這派的作品出得很多，其中許多新起的版畫家（最多是木刻版畫家），能夠溶化法復爾斯基的作法，而發展出表現方法複雜和內容豐富的作品——如畢珂夫 (M. Pikov) 的“革命戲院”集的插圖，都岡諾夫 (G. Tuganov) 的“黨史”圖冊等等。法復爾斯基的學生之中，最著名的版畫家是岡察羅夫 (A. Goncharov) 他早——1922年——就在繪圖之外，同時開始木刻版畫的工作。他的作品，從一九二四年作勃洛克 (A. Blok) 的“十二個”的插圖，一九二六年作葉遂寧 (S. Esenin) 的“蒲加采夫”的插

畫，到一九三一至三二年作葛爾森宗(L. Gershenzon) 的“戈舍克的兩個生活”的插圖和裝幀，現實主義的傾向逐漸的鮮明起來了。

至於兌內加(A. Deineka) 的創作，所受的法復爾斯基的影響却比較是間接的。他的現實主義和表現主義配合着，綜合的方法之中，加以表現主義的着重顯示客觀上的主要行動。十年來最好的宣傳畫 (agitplakat)，正是他那“中國——在從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的道路上”，是並非偶然的。

此外，還有許多過渡的，中間的版畫家——他們既不是“藝術世界”派的直接繼承者，也不屬於法復爾斯基派，或是蘇維埃兒童圖畫的創始者列培台夫等的一派，而站在這些派別之間。例如莫斯科的烏薩采夫(A. Usatchev) 等，列寧格拉的莫察羅夫(S. Mocharov) 和希仁斯基(L. Khizhinsky) 雖然還沒有確定的創作傾向，但是，無疑地是蘇維埃版畫的極好成績。

[陳節摘譯格戈達耶夫(A.D. Chegodaev) “十五年來的書籍版畫和單行版畫”——“藝術”雜誌，第一二期合刊。]

目 錄

密德羅辛 (D. I. Mitrokhin) 三幅：

在碼頭上.....	2
街.....	3
集體漁場.....	4

克拉甫兼珂 (A. I. Kravchenko) 一幅：

莫斯科的“列寧”圖書館.....	5
------------------	---

畢斯凱來夫 (N. I. Piskarev) 九幅：

“國立美術館圖書室”藏書圖記	6
割草.....	7
綏拉菲摩維支作“鉄流”之圖.....	8
同上之二.....	9
同上之三.....	10
同上之四.....	11
識字教本的插畫.....	12
同上.....	13
畢斯凱來夫家的新住宅.....	14

法復爾斯基 (V. A. Favorsky) 八幅：

一九一七年十月.....	15
果戈理作“伊凡・菲陀羅維支・斯朋加和 他的孀娘”的插畫.....	16
斯派斯基作“新年的夜晚”的封面.....	17
“新年的夜晚”的插畫	18

目 錄

法復爾斯基(續前)

“新年的夜晚”插畫…………… 19

同上…………… 20

插畫…………… 21

梅里美(Prosper Mérimée) 像…………… 22

保夫理諾夫(P. Y. Pavlinov)一幅：

國內戰爭的一幕…………… 23

岡察羅夫(A. D. Goncharov)七幅：

彼得·亞歷克舍夫的供詞(右半)…………… 24

同上(左半)【註】…………… 25

葉遂寧作“蒲加采夫”的插畫…………… 26

葛氏作“戈舍克的兩個生活”書面…………… 27

果戈理作“索洛金市集”的插畫…………… 28

慈洛賓作“Salavat Yulaev”的插畫…………… 29

達爾文像…………… 30

註:Peter Alekseev 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革命家——彼得堡的紡織工人,當時所謂“五十人案件”中的要犯;審判時他拒絕律師的辯護而自己要求演說,那篇供詞在當時很出名。他痛罵俄皇政府的專制,因此更加重了罪名,被判決了十年的苦役,後在西伯利亞被人所殺。

畢珂夫(M. Pikov)六幅：

孚爾瑪諾夫作“叛變”的插畫…………… 31

目 錄

畢珂夫(續前)

孚爾瑪諾夫作“叛變”的插畫…… 32

同上…………… 33

同上…………… 34

同上…………… 35

革命的各戰線…………… 36

莫察羅夫(S. M. Mocharov)二幅:

白黎作“愉快書室”的插畫………… 37

同上…………… 38

希仁斯基(L. S. Khizhinsky)四幅:

阿察洛夫斯基作“五道河”的插畫… 39

同上…………… 40

同上…………… 41

同上…………… 42

亞歷克舍夫(N. V. Alek eev)十四幅:

高爾基作“母親”的插畫………… 43

同上之二…………… 44

同上之三…………… 45

同上之四…………… 46

同上之五…………… 47

同上之六…………… 48

同上之七…………… 49

目 錄

亞歷克舍夫(續前)

高爾基作“母親”的插畫之八·····	50
同上之九·····	51
同上之十·····	52
同上之十一·····	53
同上之十二·····	54
同上之十三·····	55
同上之十四·····	56

波查日斯基(S. M. Pozharsky) 四幅:

印度“鸚哥故事”中“Tota Kaham”的 插畫·····	57
同上·····	58
克里木,珂克傑比爾城,雅克木契克山·····	59
克里木,珂克傑比爾城附近之黑海岸·····	60

引 玉 集



密德羅辛：在碼頭上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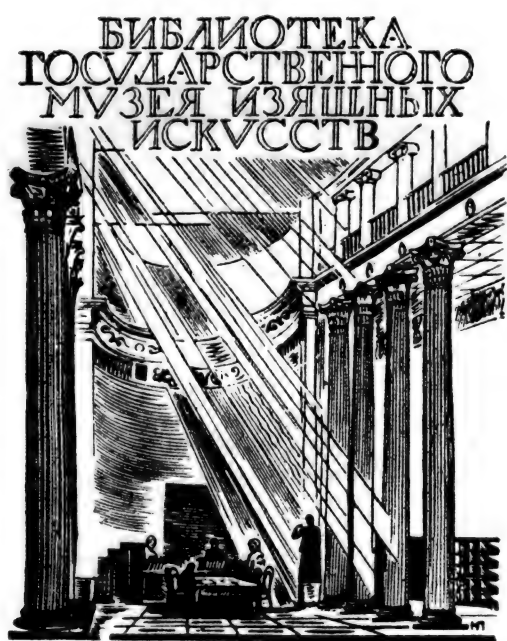
密德羅辛：街



密德羅辛：集體農場



克拉甫兼珂：莫斯科的“列寧”圖書館（1925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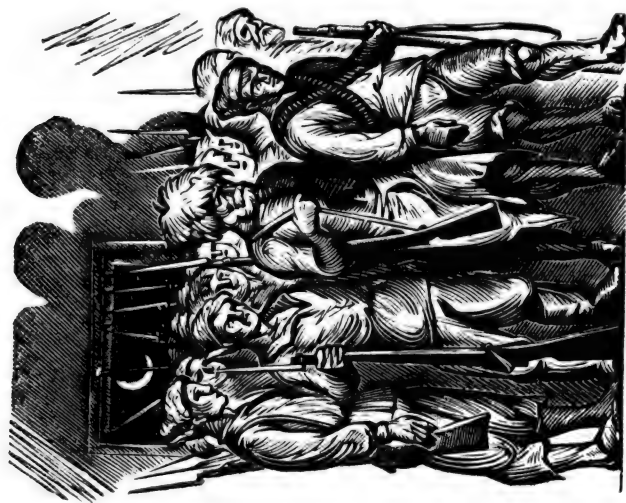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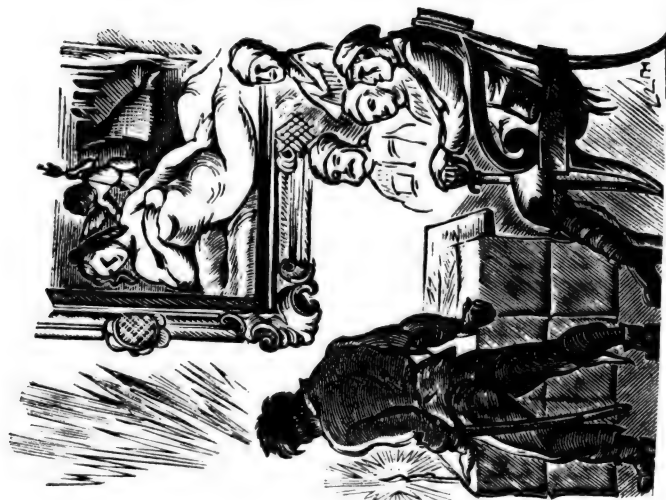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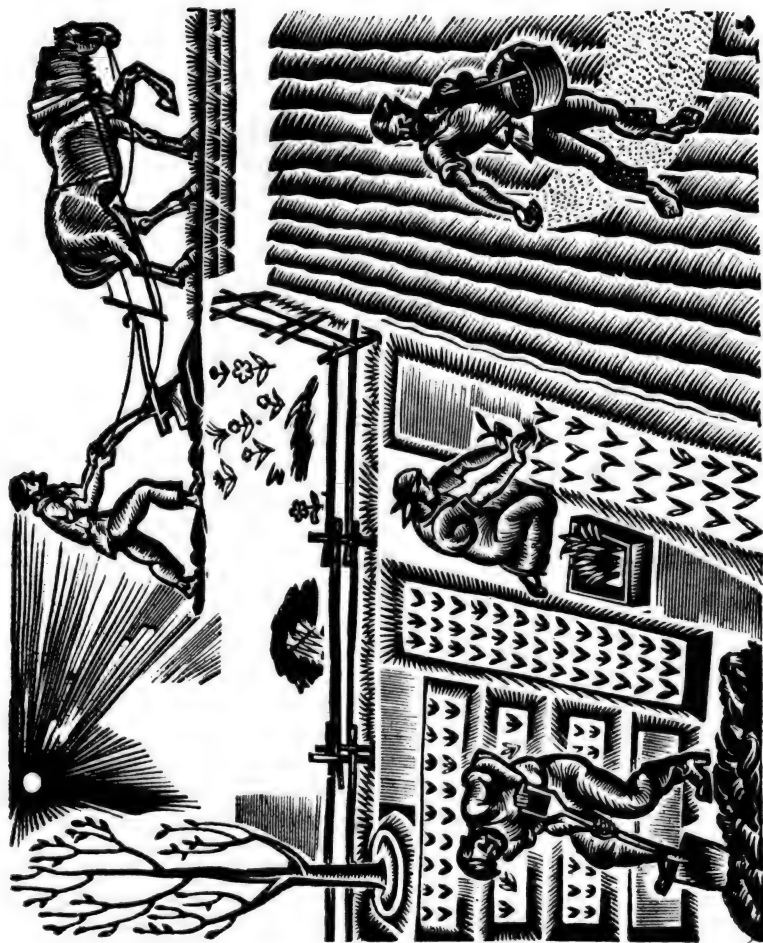
畢斯凱來夫：綏拉非摩維支作“鐵流”之圖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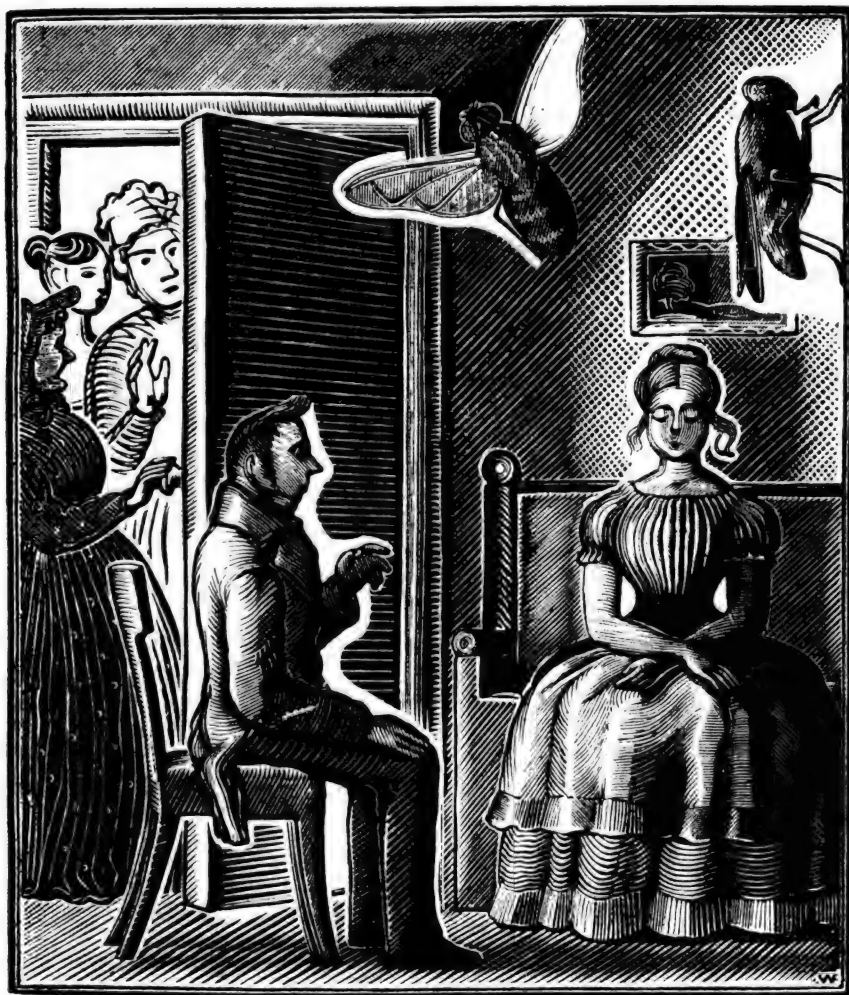




НОВОСЕЛЬЕ
у ПИСКАРЕВЫХ
19 $\frac{19}{XII}$ 31

畢斯凱來夫：畢斯凱來夫家的新住宅
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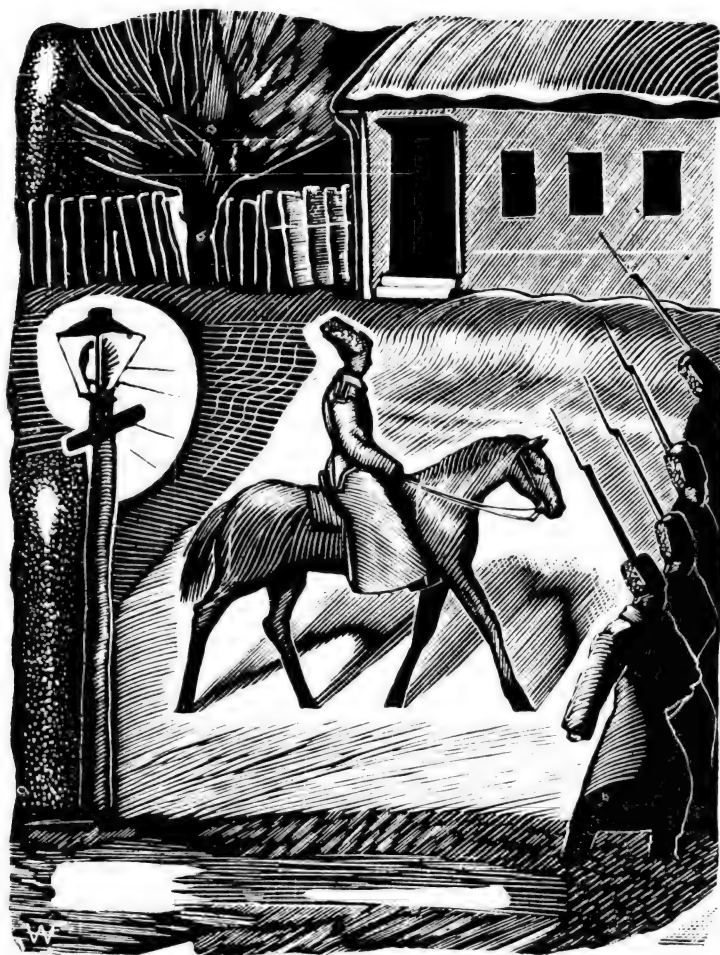
法復爾斯基：果戈理作“斯朋如”的插畫

СЕРГЕЙ СПАСКИЙ
НОВОГОДНЯЯ
НОЧЬ



ИЗДАТЕЛЬСТВО
ПИСАТЕЛЕЙ
В ЛЕНИНГРАДЕ 1932

法復爾斯基：斯派斯基作“新年的夜晚”的封面



法復爾斯基：“新年的夜晚”的插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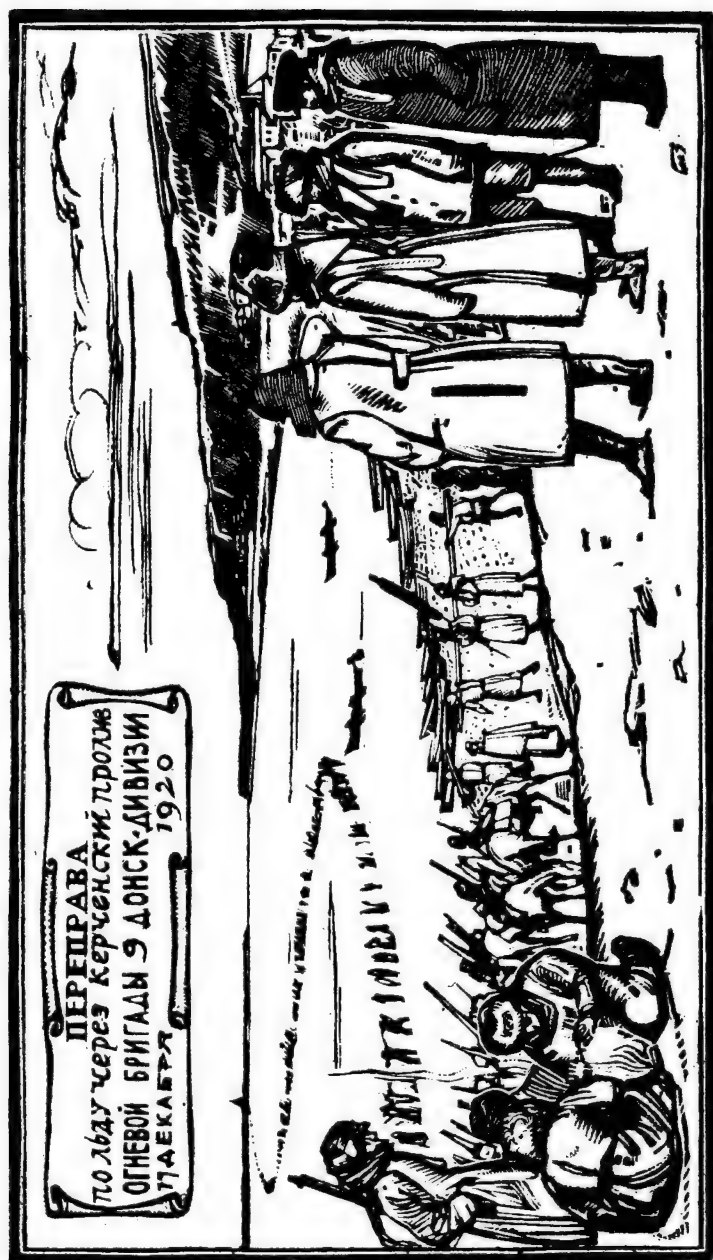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法復爾斯基：梅里美像



ПЕРЕПРАВА
ПО ЛЬДУ ЧЕРЕЗ КЕРЧЕНСКИЙ ПРОЛИВ
ОГНЕВОЙ БРИГАДЫ 9 ДОНСКО-ДИВИЗИИ
17 АЕКАБРЯ 192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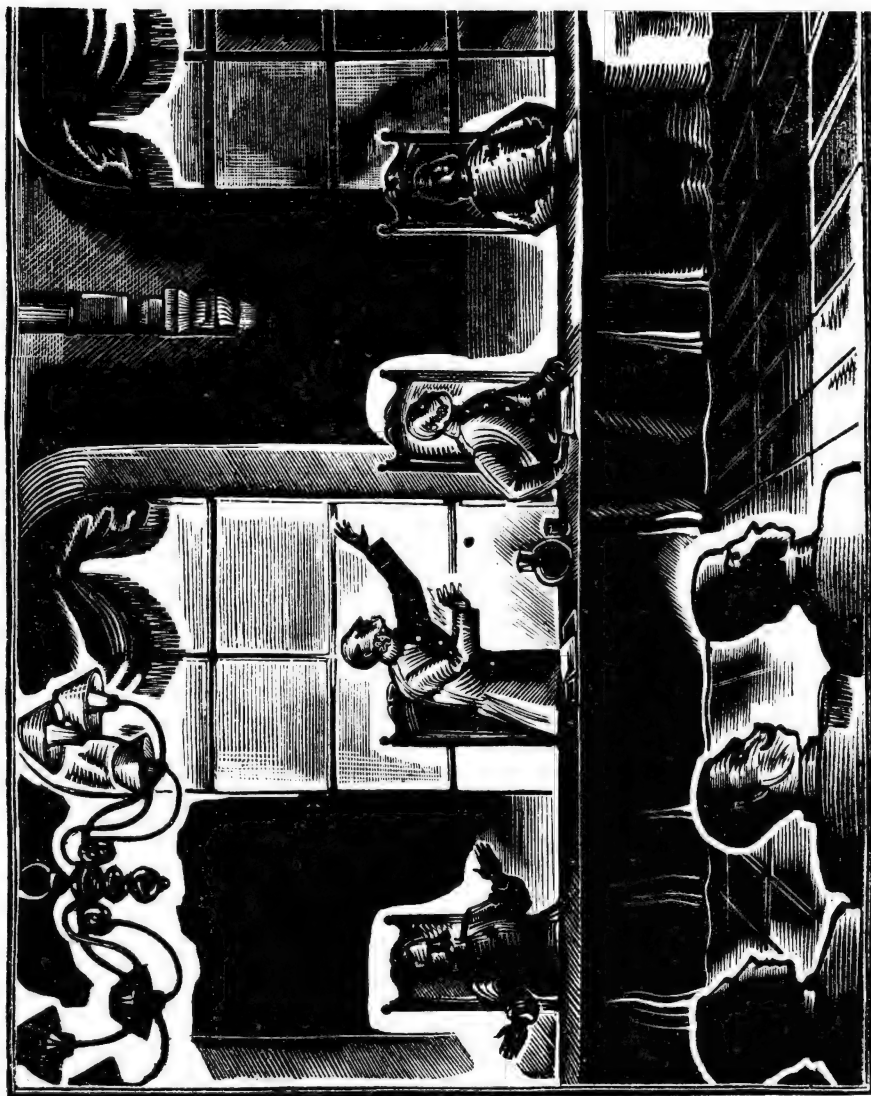
保夫理諾夫：國內戰爭的一幕

（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頓河第九師火器營渡過

冰凍的克爾基斯海峽）



岡察羅夫：彼得·亞歷克舍夫的供詞（左半）





岡察羅夫：葉達寧作“蒲加采夫”的插畫



岡察羅夫：葛爾森宗作“戈舍克的兩個生活”的封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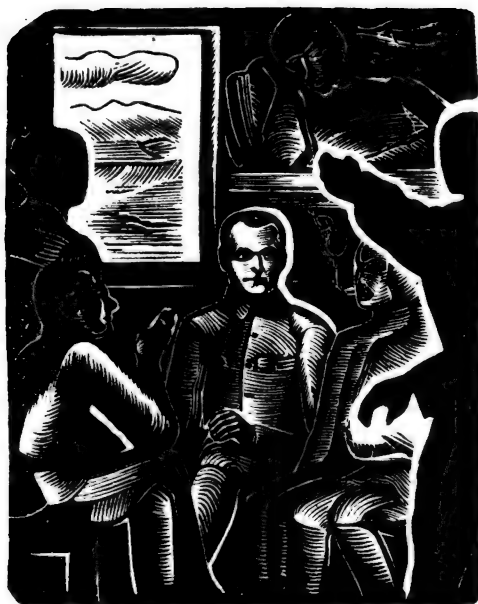


岡察羅夫：果戈理作“索洛金市集”的插畫



岡察羅夫：慈洛賓作“Salavat yulaev”的插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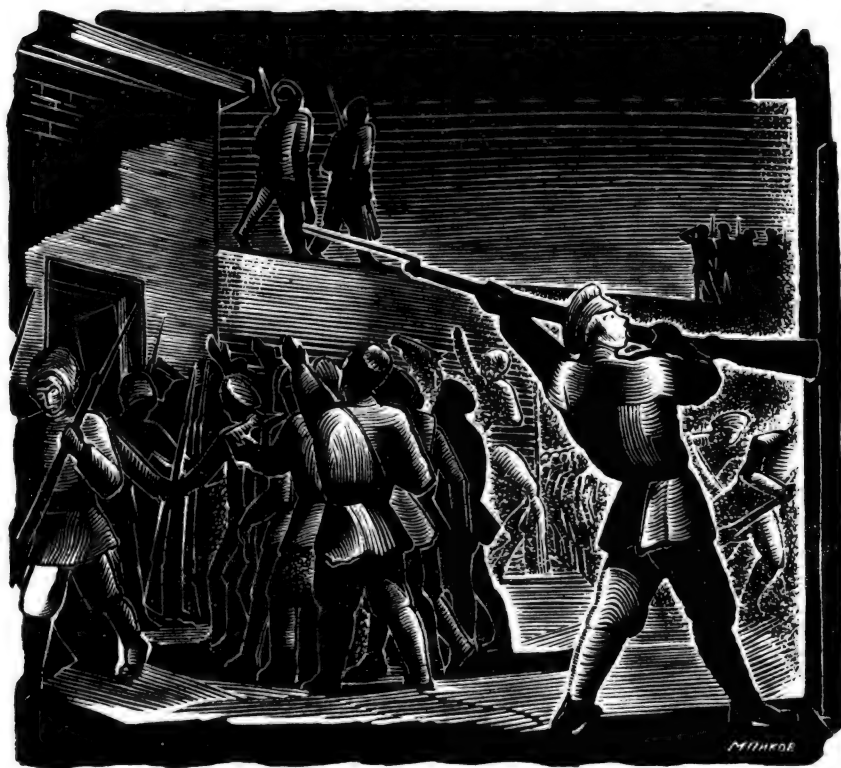




畢珂夫：孚爾瑪諾夫作“叛變”的插畫



同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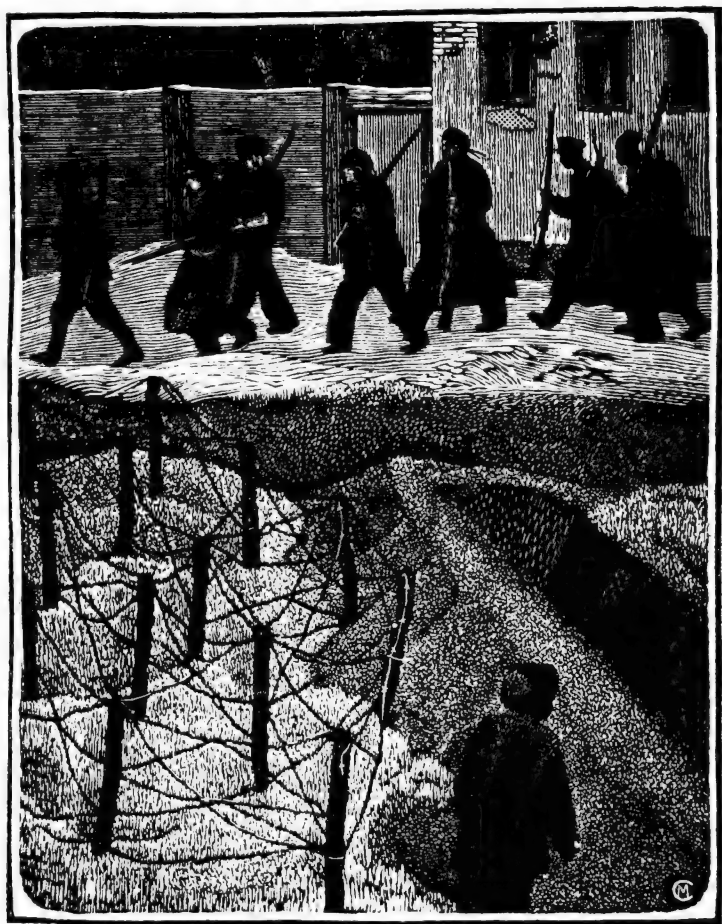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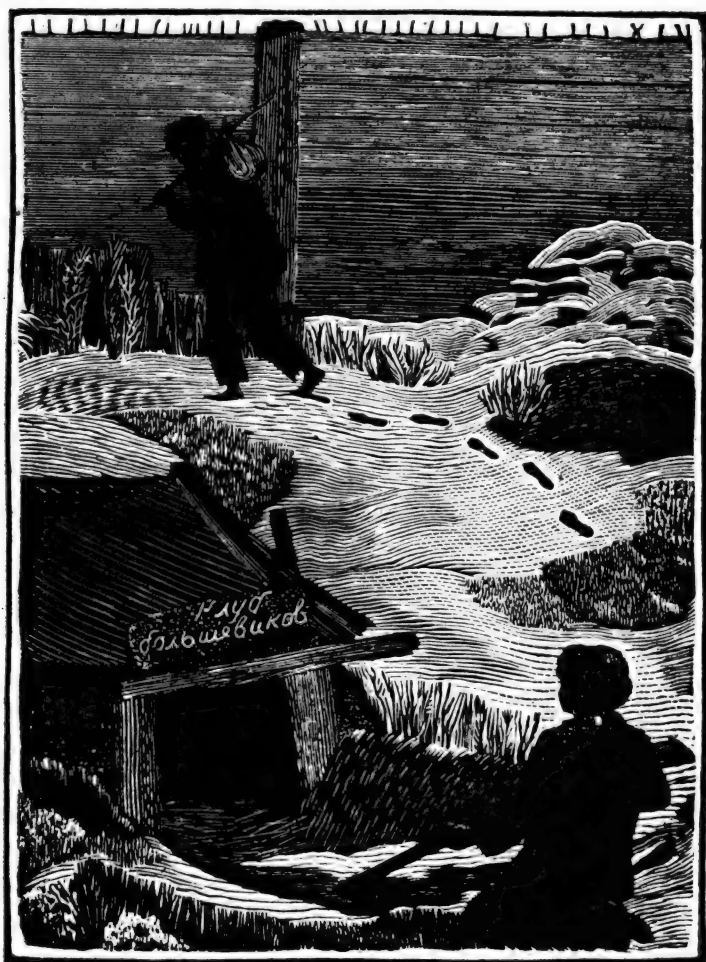




畢列夫：革命的各戰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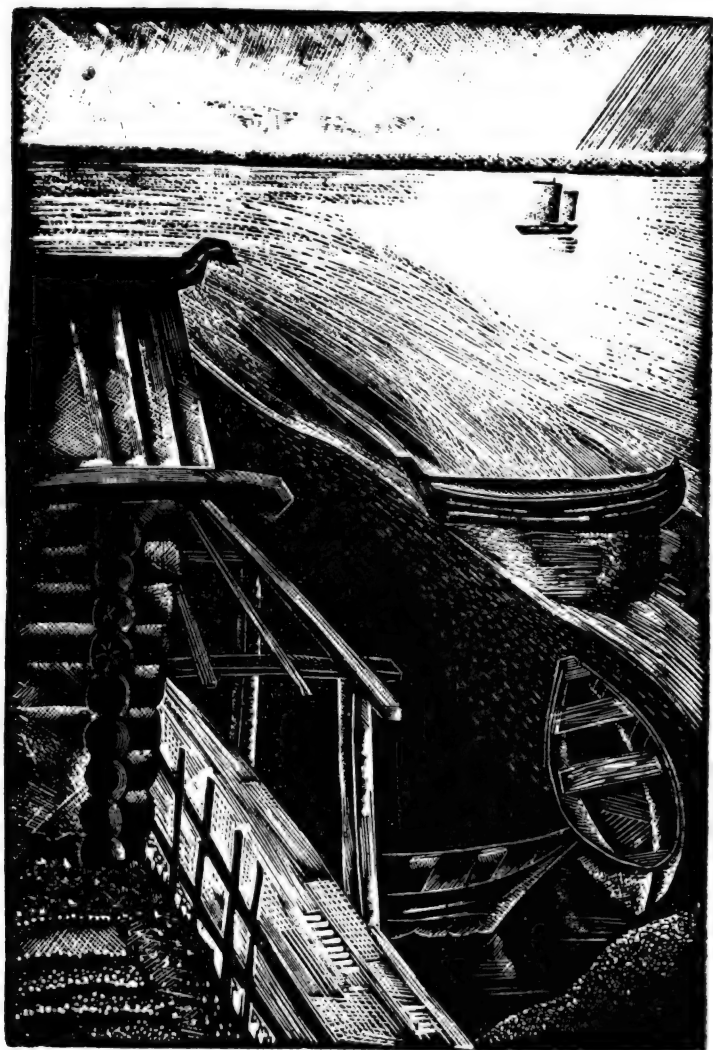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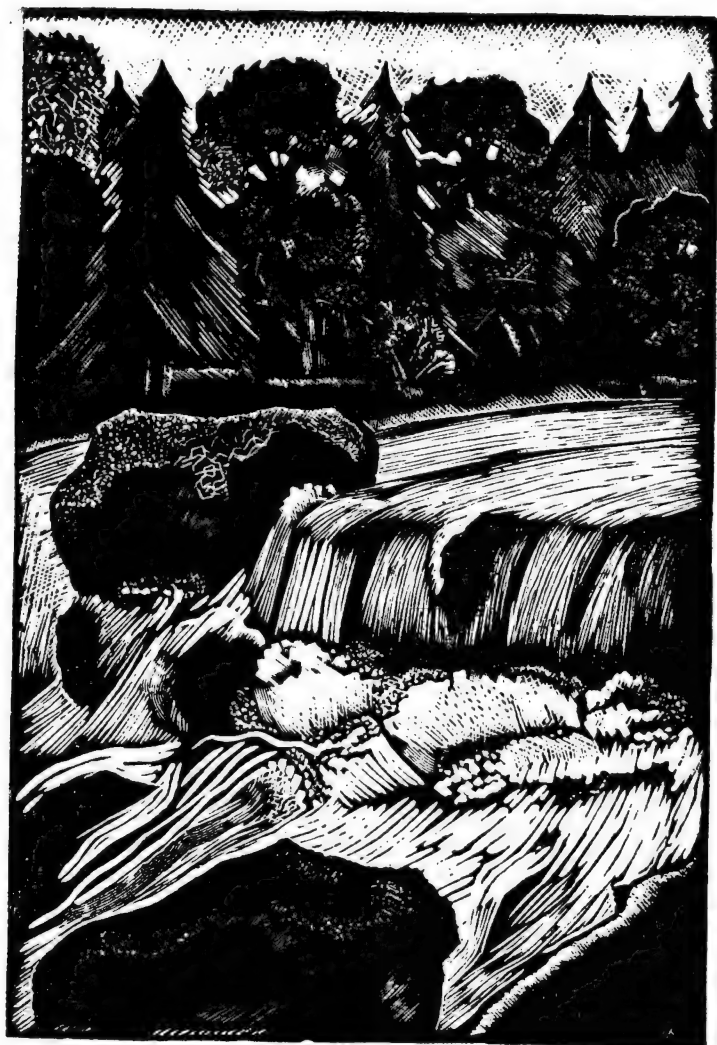
莫察羅夫：白黎作“愉樂書室”的插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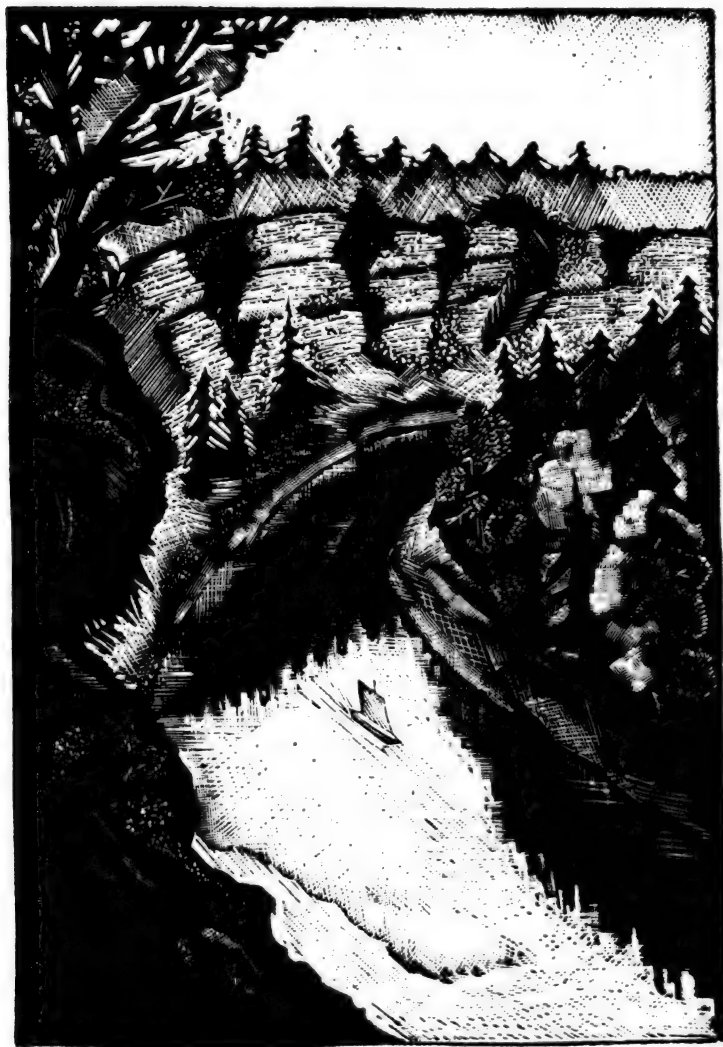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希仁斯基：阿察羅夫斯基作“五道河”的插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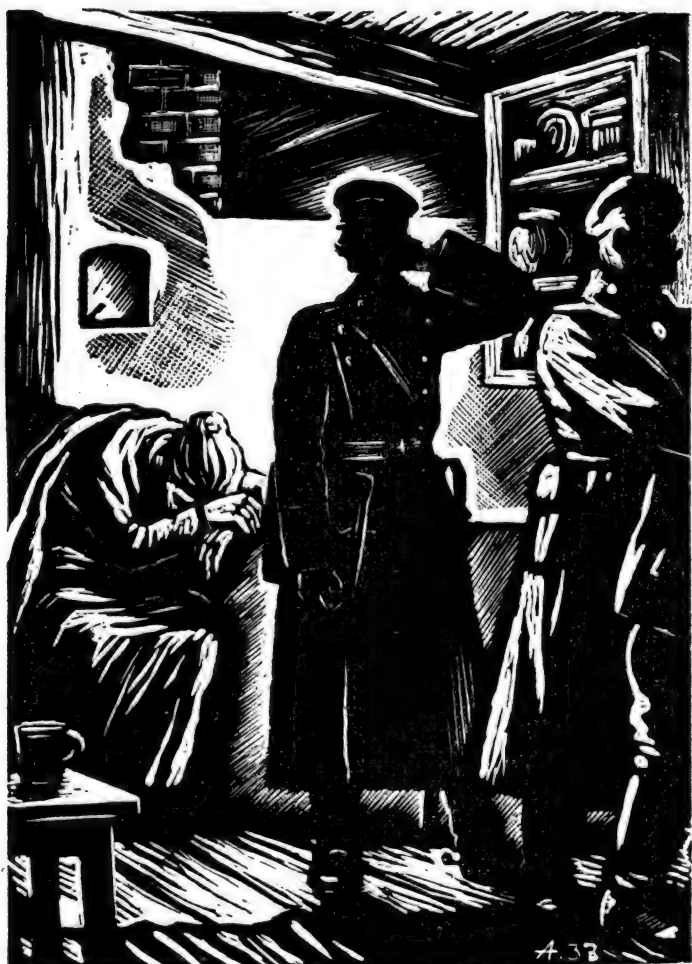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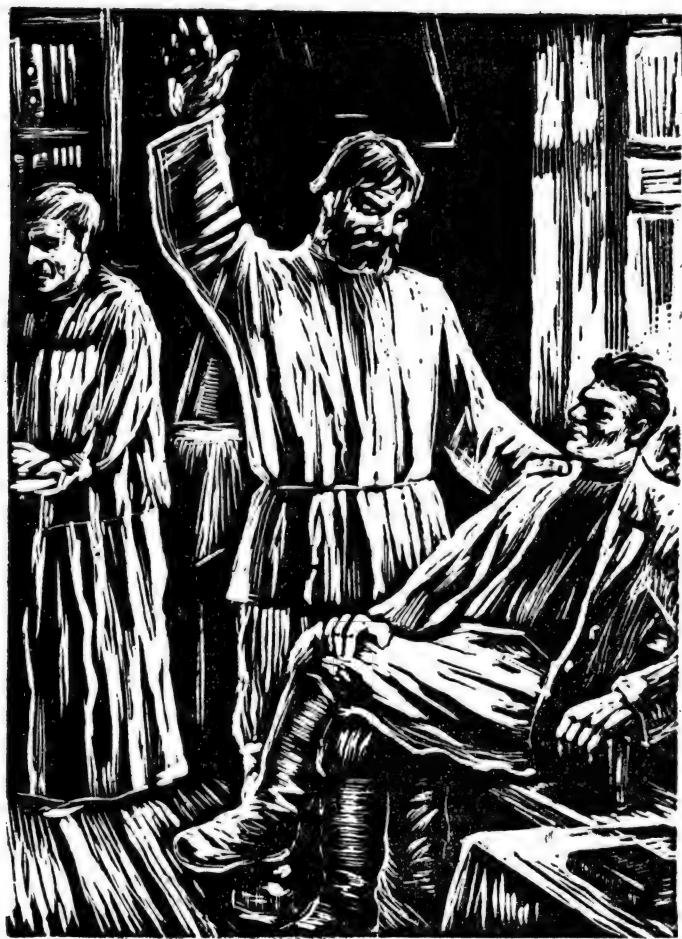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亞歷克舍夫：高爾基作“母親”的插畫之一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波查日斯基：印度“鸚哥故事”的插畫





波查日斯基：克里木，阿克傑比爾城，雅克木契克山



波查日斯基：克里木，珂克傑比爾城附近之黑海岸

後 記

我在這三年中，居然陸續得到這許多蘇聯藝術家的木刻，真是連自己也沒有豫先想到的。一九三一年頃，正想校印“鉄流”，偶然在“版畫”（Graphika）這一種雜誌上，看見載着畢斯凱來夫刻有這書中故事的圖畫，便寫信託靖華兄去搜尋。費了許多周折，會着畢斯凱來夫，終於將木刻寄來了，因為怕途中會有失落，還分寄了同樣的兩份。靖華兄的來信說，這木刻版畫的定價頗不小，然而無須付，蘇聯的木刻家多說印畫莫妙於中國紙，只要寄些給他就好。我看那印着“鉄流”圖的紙，果然是中國紙，然而是一種上海的所謂“抄更紙”，乃是集紙質較好的碎紙，第二次做成的紙張，在中國，除了做賬簿和開發票，賬單之外，幾乎再沒有更高的用處。我於是買了許多中國的各種宣紙和日本的“西之內”和“鳥之子”，寄給靖華，託他轉致，倘有餘剩，便分送別的木刻家。這一舉竟得了意外的收穫，兩捲木刻又寄來了，畢斯凱來夫十三幅，克拉甫兼珂一幅，法復爾斯基六幅，保夫理諾夫一幅，崗察羅夫十六幅；還有一捲被郵局所遺失，無從訪查，不知道其中是那幾個作家的作品。這五個，那時是都住在墨斯科的。

可惜我太性急，一面在搜畫，一面就印書，待到“鉄流”圖寄到時，書却早已出版了，我只好打算另印單張，介紹給中國，以答作者的厚意。到年底，這才付給印刷所，製了版，收回原圖，囑他開印。不料戰事就開始

了。我在樓上遠遠地眼看着這印刷所和我的鋅版都燒成了灰燼。後來我自己是逃出戰線了，書籍和木刻畫却都留在交叉火線下，但我也僅有極小的閑情來想到他們。又一意外的事是待到重回舊寓，檢點圖書時，竟絲毫也未遭損失；不過我也心神未定，一時不再想到複製了。

去年秋間，我才又記得了“鐵流”圖，請文學社製版附在“文學”第一期中，這圖總算到底和中國的讀者見了面。同時，我又寄了一包宣紙去，三個月之後，換來的是法復爾斯基五幅，畢珂夫十一幅，莫察羅夫二幅，希仁斯基和波查日斯基各五幅，亞歷克舍夫四十一幅，密德羅辛三幅，數目比上一次更多了。莫察羅夫以下的五個，都是住在列寧格勒的木刻家。

但這些作品在我的手頭，又彷彿是一副重担。我常常想：這一種原版的木刻畫，至有一百餘幅之多，在中國恐怕只有我一個了，而但秘之篋中，豈不辜負了作者的好意？況且一部分已經散亡，一部分幾遭兵火，而現在的人生，又無定到不及薤上露，萬一相偕湮滅，在我，是覺得比失了生命還可惜的。流光真快，徘徊間已過新年，我便決計選出六十幅來，複製成書，以傳給青年藝術學徒和版畫的愛好者。其中的法復爾斯基和岡察羅夫的作品，多是大幅，但為資力所限，在這裏只好縮小了。

我毫不知道俄國版畫的歷史；幸而得到陳節先生摘譯的文章，這才明白一點十五年來的梗概，現在就印在卷首，算作序言；並且作者的次序，也照序中的敘述來排列的。文中說起的名家，有幾個我這裏並沒有他們的作品，因為這回翻印，以原版為限，所以也不再由別書採取，加以補充。讀者倘欲求詳，則契訶寧印有俄文畫集，列培台華且有英文解釋的畫集的——

Ostraomova-Ljebedeva by A. Benois and S. Ernst. State press, Moscow-Leningrad.

密德羅辛也有一本英文解釋的畫集——

D.I. Mitrohin by M. Kouzmin and V. Voinoff. State Editorship, Moscow-petrograd,

不過出版太早，現在也許絕版了，我曾從日本的“Nauka社”買來，只有四圓的定價，但其中木刻却不多。

因為我極願意知道作者的經歷，由靖華兄致意，住在列寧格勒的五個都寫來了。我們常看見文學家自傳，而藝術家，並且專為我們而寫的自傳是極少的，所以我全都抄錄在這裏，藉此保存一點史料。以下是密德羅辛的自傳——

“密德羅辛 (Dmitri Isidorovich Mitrokhin) 一八八三年生於耶普斯克 (在北高加索) 城。在其地畢業於實業學校。後求學於墨斯科之繪畫，彫刻，建築學校和斯特洛干工藝學校。未畢業。曾在巴黎工作一年。從一九〇三年起開始展覽。對於書籍之裝飾及插畫工作始於一九〇四年。現在主要的是給‘大學院’和‘國家文藝出版所’工作。

七，三〇，一九三三。 密德羅辛。”

在墨斯科的木刻家，還未能得到他們的自傳，本來也可以逐漸調查，但我不想等候了。法復爾斯基自成一派，已有重名，所以在“蘇聯小百科全書”中，就有他的略傳。這是靖華譯給我的——

法復爾斯基 (Vladimir Andreevich Favorsky) 生於一八八六

年。蘇聯現代木刻家和繪畫家，創木刻派。在形式與結構上顯出高尙的匠手，有精細的技術。法復爾斯基的木刻太帶形式派色彩，含着神祕主義的特點，表現革命的初期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心緒。最好的作品是：對於梅里美，普式庚，巴爾札克，法郎士諸人作品的插畫和單行木刻——‘一九一七年十月’與‘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’。”

我極欣幸這一本小集中，竟能收載他見於記錄的“一九一七年十月”和“梅里美像”；前一種疑印序中所說的“革命的年代”之一，原是盈尺的大幅，可惜只能縮印了。在我這裏的還有一幅三色印的“七個怪物”的插畫，並手抄的詩，現在不能複製，也是極可惜的。至於別的四位，目下竟無從稽考；所不能忘的尤其是畢斯凱來夫，他是最先以作品寄與中國的人，現在只好選印了一幅“畢斯凱來夫家的新住宅”在這里，夫婦在燈下工作，牀欄上扶着一個小孩子，我們雖然不知道他的身世，却如目視了他們的家庭。

以後是幾個新作家了，序中僅舉其名，但這里有爲我們而寫的自傳在——

“莫察羅夫 (Sergei Mikhailovich Mocharov) 以一九〇二年生於阿斯特拉汗城。畢業於其地之美術師範學校。一九二二年到聖彼得堡，一九二六年畢業於美術學院之線畫科。一九二四年開始印畫。現工作於‘大學院’和‘青年衛軍’出版所。

七，三〇，一九三三。莫察羅夫。”

“希仁斯基 (L.S. khizhinsky) 以一八九六年生於基雅夫。一九

一八年畢業於基雅夫美術學校。一九二二年入列寧格勒美術學院，一九二七年畢業。從一九二七年起開始木刻。

主要作品如下：

1. 保夫羅夫：‘三篇小說’。
2. 阿察洛夫斯基：‘五道河’。
3. Vergilius: ‘Aeneid’。
4. ‘亞歷山大戲院(在列寧格勒)百年紀念刊’。
5. ‘俄國謎語’。

七,三〇,一九三三。 希仁斯基。”

最末的兩位，姓名不見於“代序”中，我想，大約因為都是線畫美術家，並非木刻專家的緣故。以下是他們的自傳——

“亞歷克舍夫 (Nikolai Vasilievich Alekseev)。線畫美術家。一八九四年生於丹堡 (Tambovsky) 省的莫爾襄斯克 (Morshansk) 城。一九一七年畢業列寧格勒美術學院之複寫科。一九一八年開始印作品。現工作於列寧格勒諸出版所：‘大學院’，‘Gihl’(國家文藝出版部)和‘作家出版所’。

主要作品：陀思妥夫斯基的‘博徒’，斐定的‘城與年’，高爾基的‘母親’。

七,三〇,一九三三。 亞歷克舍夫。”

“波查日斯基 Sergei Mikhailovich Pozharsky) 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六日生於達甫理契省(在南俄，黑海附近)之卡爾巴斯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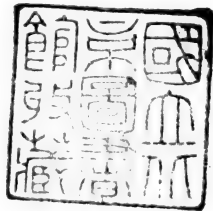
在基雅夫中學和美術大學求學。從一九三三年起，工作於列寧格勒，以線畫美術家資格參加列寧格勒一切主要展覽，參加外國展覽——巴黎、克爾普等。一九三〇年起學木刻術。

七，三〇，一九三三。波查日斯基。”

亞歷克舍夫的作品，我這裡有“母親”和“城與年”的全部，前者中國已有沈端光君的譯本，因此全都收入了；後者也是一部巨製，以後也許會有譯本的罷，姑且留下，以待將來。

我對於木刻的介紹，先有梅斐爾德（Carl Meffert）的“士敏土”之圖；其次，是和西諦先生同編的“北京箋譜”；這是第三本，因為都是用白紙換來的，所以取“拋磚引玉”之意，謂之“引玉集”。但目前的中國，真是荊天棘地，所見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，在文藝上，僅存的是冷淡和破壞。而且，丑角也在荒涼中趁勢登場，對於木刻的介紹，已有富家贅壻和他的幫閒們的譏笑了。但歷史的巨輪，是決不因幫閒們的不滿而停運的；我已經確切的相信：將來的光明，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，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。

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夜，記。



1950年10月初版

編 者

魯 迅

出 版 者

上海出版公司

上海四川中路遼陵大樓七樓

電話 17126 號

有版權・定價二十五元





